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太子太保保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隱逸

韓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聖賢以用世爲心而逸民以肥遯爲節豈性分實然亦各行其志而已明太祖興禮儒士聘文學搜求巖穴側席幽人後置不爲君用之罰然韜迹自遠者亦不乏人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巍科顯爵頓天網以羅英俊民之秀者無不



觀國光而賓王廷矣其抱瓌材蘊積學槁形泉石絕意  
當世者靡得而稱焉由是觀之世道升降之端係所遭  
逢豈非其時爲之哉凡徵聘所及文學行誼可稱者已  
散見諸傳茲取貞節超邁者數人作隱逸傳

車由泚張介福

倪小瓚

韓愈言徐之舫

楊恒陳大洞

楊引

吳海

劉閔

楊黼

孫一元

沈周

陳繼儒

張介福字子祺自懷慶徙吳中少受學於許衡二親早  
終遂無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遺以紵絮不受  
織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爲起刀  
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爲異物走去  
介福恐發其先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  
弟往問答曰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已  
病革謂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無污於時庶幾  
哉遂卒其中爲人肯綮雖盟誓不誠于言必欲盡其去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  
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 二  
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  
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  
客觴咏其中爲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  
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踵至瓚亦時應之至正初海內  
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  
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  
累欲鈎致之逃漁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幣乞畫瓚又斥  
去士信恚他日從賓客遊湖上聞異香出葭葦間疑爲  
瓚也物色漁舟中果得之扶幾斃終無一言及吳平瓚  
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俠好擊劍走馬蹴鞠旣而悔  
之習科舉業已復棄去學爲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方  
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號睦州詩派  
舫悉取步驟之旣乃遊四方交其名士詩益工行省參  
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  
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没間翛然若與世隔  
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基葉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  
桐江忽有人黃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語侵之基  
望見急延入舟中琛溢競謹謔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上  
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曰此徐方舟



也濂因起共歡笑酌酒而別舫詩有瑤林滄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於家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遊學士恒幼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文峻潔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延爲師閱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櫻冠披羊裘帶經耕烟雨間嘯歌自樂因自號白鹿生太祖旣下浙東命樂鳳知州事鳳請爲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乃命州中子弟卽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後唐鐸知紹興欲辟起之復固辭宋濂之爲學士也擬薦爲國子師聞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篤與人語出肺肝相示事

稍乖名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鄉人奉爲楷法焉時有陳洄者義烏人幼治經長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顯旣而隱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號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適宋濂俱爲之傳

楊引吉水人好學能詩文爲宋濂陶安所稱駙馬都尉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賢以引對立召見賜食他日賢以褻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復以纂修徵亦不就其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嘗揭論語鄉黨篇示人曰吾教自有養生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四十四  
術安事偃仰吐納爲乃節飲食時動息迄老視聽不衰  
既歿安福劉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卓  
然有陶潛徐穉之風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  
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詣史局復  
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  
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  
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  
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  
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

永福王翰善翰嘗仕元海數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  
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  
因顏其齋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  
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慤早孤絕意科舉求古聖  
賢禋躬訓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喪未舉斷酒肉  
遠室家訓鄰邑朔望歸則號哭殯所如是三年婦失愛  
於母出之獨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則整衣竟夕  
跪榻前祭享奠獻一循古禮鄉人莫不欽重副使羅璟  
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俸助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五  
養知府王弼每祭廟社必延致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  
自消置田二十餘畝贍之竝受不辭及母歿卽送田還  
官廬墓三年弟婦求分產閔闔戶自搗婦感悟乃已弘  
治中僉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見皇太子年踰幼學習處  
宮中罕接外傳豫教之道似爲未備今講讀侍從諸臣  
固已簡用然百司衆職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  
則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楊廉可備  
講員其資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則致仕副使曹時  
中布衣劉閔是也閔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  
二粥身無完衣處之晏如監司劉大夏徐貫等恒敬禮

之臣謂可禮致時中爲宮僚閔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  
薰陶裨益睿質時不能用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瑋欲  
援詔例舉閔經明行修閔力辭知府陳效請遂其志榮  
以學職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工篆籀好釋  
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  
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  
供甘膳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證羣書根  
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  
爲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歿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棲羅漢



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六日沐浴令子  
孫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  
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  
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絕人善爲詩風儀秀  
朗蹤跡奇譎烏巾白帽攜鐵笛鶴瓢遍遊中原東踰齊  
魯南涉江淮歷荆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  
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  
晝寢就卧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答宏出語人曰吾  
一生未嘗見此人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覓以僉事謝

政竝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琬隱居  
好客三人者竝主於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稱苕溪五  
隱一元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  
妹張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琬等葬之道場山  
沈周字啟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  
西莊日置酒款賓人儼之顧仲瑛伯父貞吉父恒吉竝  
抗隱構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獲亦解文  
墨邑人陳孟賢者陳五經繼之子也周少從之遊得其  
指授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  
鳳凰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摹



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黃庭堅竝爲世所愛  
重尤王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郡守欲薦周賢良周  
筮易得遜之九五遂決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  
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  
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  
以我爲命耶柰何離膝下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  
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  
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竝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工繪  
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  
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

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  
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  
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  
備言其狀詢左右乃畫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  
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  
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  
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  
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  
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



棄之隱居崑山之陽構廟祀三陸草堂數椽焚香晏坐  
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  
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佗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  
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強識經史  
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僻  
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  
獎掖士類屢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暇則與  
黃冠老衲窮峯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  
爲築來仲樓招之至黃道周疏稱志尚高雅博學多通  
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諸朝

貴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屢  
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爲遺令纖悉畢具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終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方伎

左氏載醫和緩梓慎裨竈史蘇之屬甚詳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張其事以神之論者謂之浮夸似矣而史記傳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至黃石赤松倉海君之流近於神仙荒忽亦備錄不遺范蔚宗乃以方術名傳夫藝人術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聖之緒餘其精者至通神明叅造化詎曰小道可觀已乎明初周



顛張三丰之屬踪蹟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  
妄誕取寵者所可幾張中袁珙占驗奇中夫事有非常  
理所能拘者淺見尠聞不足道也醫與天文皆世業專  
官亦本周官遺意攻其術者要必博極於古人之書而  
會通其理沈思獨詣參以考驗不爲私智自用乃足以  
名當世而爲後學宗今錄其最異者作方伎傳真人張  
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澤其事蹟關當代典故撮其大  
畧附於篇

滑壽

葛乾孫

呂復

倪維德

周漢卿

王履

周顛

張中

張三丰

袁珙子忠徹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全寅

吳傑

許紳  
王綸

凌雲

李時珍

繆希雍

周述學

張正常

劉淵然等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真後又徙餘姚幼警敏  
好學能詩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



既卒業請於師曰素問詳矣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爲十類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藏府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亦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可乎居中躍然稱善自是壽學日進壽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疾無不中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竝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及採諸

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於世晚自號櫻寧生江浙間無不知櫻寧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躡捷飲酒無算天台朱右撫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爲作傳故其著述益有稱於世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授以張劉書自是江南有二家學乾孫體貌魁碩好擊刺戰陣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曆星命之術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爲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



明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 三  
痿痺目眩不能食衆醫治罔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  
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動能出聲投  
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嗜香脾爲香氣所  
蝕故得是症其療病奇中如此

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後以母病求醫遇  
名醫衢人鄭禮之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脈  
藥論諸書試輒有驗乃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自是  
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  
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  
常政元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

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至張子和李東垣諸家皆  
有評隲所著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  
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諸書甚衆浦江戴良採其  
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歷舉仙居臨海教諭台州  
教授皆不就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祖父皆以醫顯維德幼嗜學已  
乃業醫以內經爲宗病大觀以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  
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  
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周萬戶子  
八歲昏眊不識饑飽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診之曰此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四  
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短以疏風助脾劑投之卽愈顧顯卿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痛不可忍診之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也飲之藥踰月愈劉子正妻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爲祟診之曰兩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積積則痛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愈盛架閣妻左右肩臂奇癢延及頭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則暫止診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過盛所致也投以劑旋愈林仲實以勞得熱疾熱隨日出入爲進退暄盛則增劇夜涼及雨則否如是者二年診之曰此七情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故溫則進涼則退投以東

垣內傷之劑亦立愈他所療治多類此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執一說常患眼科雜出方論無全書著元機啟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並刊行於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漢卿松陽人醫兼內外科鍼尤神鄉人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踉睛突出如桃他醫謂係絡已損不可治漢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復故華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鍼也爲翻睛刮翳歛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



止馬氏婦有娠十四月不產庭且黑漢卿曰此中蠱非  
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魚病良已永康人腹疾痾僂行漢  
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砮然  
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長山徐姬癩疾  
手足顫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  
痊錢塘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  
出將死矣漢卿爲剔竅母深二寸其餘烙以火數日結  
痂愈山陰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階下潰血不能止  
疣潰者必死漢卿以藥糝其穴血卽止義烏陳氏子腹  
有塊捫之如罌漢卿曰此腸癰也用大鍼灼而刺之入

三寸許膿隨鍼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他  
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溢也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  
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  
謂張仲景傷寒論爲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  
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  
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  
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  
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  
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



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名曰沂河集凡二十一篇又  
著百病鈞元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醫家宗之履工詩  
文兼善繪事嘗遊華山絕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  
百五十首爲時所稱自滑壽以下五人皆生於元至明  
初始卒

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  
語言無恒皆呼之曰顛及長有異狀數謁長官曰告太  
平時天下寧謐人莫測也後南昌爲陳友諒所據顛避  
去太祖克南昌顛謁道左泊還金陵顛亦隨至一日駕  
出顛來謁問何爲曰告太平自是屢以告太祖厭之命

覆以巨缸積薪煨之薪盡啟視則無恙頂上出微汗而  
已太祖異之命寄食蔣山僧寺已而僧來訴顛與沙彌  
爭飯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視顛顛無饑色乃賜盛  
饌食已閉空室中絕其粒一月比往視如故諸將士爭  
進酒饌茹而吐之太祖與共食則不吐太祖將征友諒  
問曰此行可乎對曰可曰彼已稱帝克之不亦難乎顛  
仰首眎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攜之行舟次安慶  
無風遣使問之曰行則有風遂命牽舟進須臾風大作  
直抵小孤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使人守之至馬當見  
江豚戲水歎曰水怪見損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惡之投



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太祖與之食食已卽整衣作遠行狀遂辭去友諒旣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大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鄧愈薦召至賜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未幾指揮康泰反如其言尋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豫防至秋平章邵榮參政趙維祖伏甲北門爲亂事覺伏誅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問之曰

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舟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啟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始南昌被圍帝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爲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嘗好戴鐵冠人稱爲鐵冠子云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



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  
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簣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  
食或數月不食書經日不忘游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  
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游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  
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燬於兵三丰與其徒去  
荆榛辟瓦礫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太祖故聞其名洪  
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  
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  
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踪  
跡益奇幻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齋

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  
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  
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  
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  
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英宗賜  
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季舉進士元兵至不屈舉  
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檢閱官珙生有異稟好學  
能詩嘗遊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先  
仰視皎日日盡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



臆外映月別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珙在元時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數十百其於死生禍福遲速大小并刻時日無不奇中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由閩海道見珙珙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署臺事於越果爲張士誠逼取印綬抗節死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再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部侍郎擢尚書又二年降於明爲吏部侍郎嘗相陶

凱曰君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爲異代臣官二品其在荆揚間乎凱後爲禮部尚書湖廣行省參政其精類如此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平王雜衛士類已者九人操弓矢飲肆中珙一見卽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宮中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卽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洩遣之還及卽位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文綺寶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 十一  
鈔及居第帝將建東宮而意有所屬故久不決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所居鄞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永樂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贈太常少卿子忠徹字靜思幼傳父術從父謁燕王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謂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布政使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蚤肥而氣短都督耿獻顛骨插鬢色如飛火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於法

皆當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及爲帝卽召授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遷尚寶寺丞己改中書舍人扈駕北巡駕旋仁宗監國爲讒言所中帝怒榜午門凡東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成疾帝命蹇義金忠偕忠徹視之還奏東宮面色青藍驚憂象也收午門榜可愈帝從之太子疾果已帝嘗屏左右密問武臣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元吉蹇義及金忠呂震方賓吳中李慶等禍福後皆驗九載秩滿復爲尚寶司丞進少卿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



建靈濟宮於都城祀之帝每邁疾輒遣使問神廟祝詭  
爲仙方以進藥性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  
音中外不敢諫忠徹一日入侍進諫曰此痰火虛逆之  
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  
徹叩首哭內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內侍杖之且  
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惶懼趨伏階下良久始解  
帝識忠徹於藩邸故待之異於外臣忠徹亦以帝遇已  
厚敢進讜言嘗諫外國取寶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衍聖  
公誥宜改賜玉軸聞者躉之宣德初覩帝容色曰七日  
內宗室當有謀叛者漢王果反嘗坐事下吏罰贖正統

中復坐事下吏休致二十餘年卒年八十有三忠徹相  
術不殊其父世所傳軼事甚多不具載其相王文謂面  
無人色法曰瀝血頭相于謙謂日常上視法曰望刀眼  
後果如其言然性陰險不如其父與羣臣有隙卽緣相  
法於上前齟齬之頗好讀書所著有人相大成及鳳池  
陰藁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云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  
亨師金華許謙得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內侍錢塘羅  
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  
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爲丹溪先生愛思恭才敏盡以醫



術授之洪武中徵為御醫所療治立效太祖愛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疾思恭療之愈已復發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啟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免死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不豫少間出御右順門治諸醫侍疾無狀者獨慰思恭曰汝仁義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太醫院使永樂初以年老乞歸三年夏復徵入免其拜

特召乃進見其年冬復乞骸骨遣官護送賚金幣踰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諸書皆彙括丹溪之旨又訂正丹溪金匱鈎元三卷附以己意人謂無愧其師云

盛寅字啟東吳江人受業於郡人王賓初賓與金華戴原禮游冀得其醫術原禮笑曰吾固無所吝君獨不能少屈乎賓謝曰吾老矣不能復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禮出竊發其書以去遂得其傳將死無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禮之學復討究內經以下諸方書醫大有名永樂初為醫學正科坐累輸作天壽山列侯監工者見而奇之



令主書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鳥於江南主寅舍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予所事太監正苦脹盍與我視之既視投以藥立愈會成祖較射西苑太監往侍成祖遙望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以告因盛稱寅卽召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遂授御醫一日雪霽召見帝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他日與同官對奕御藥房帝猝至兩人歛杵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

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闕帝晚年猶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勸毋行不納果有榆木川之變仁宗在東宮時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衆醫以姪身賀寅獨謂不然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言甚當有此人何不令早視我及疏方乃破血劑東宮怒不用數日病益甚命寅再視疏方如前妃令進藥而東宮慮墮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當寅之被繫也闔門惶怖曰是殆磔死旣三日紅仗前導還邸舍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素爲東宮所惡旣愈妃疾而怒猶未解懼甚忠徹曉相術知仁宗壽不永密告寅寅猶畏禍及仁宗嗣位



求出爲南京太醫院宣宗立召還正統六年卒兩京太醫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藥論子孫傳其業初寅晨直御醫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猝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早癒姓父氣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征仲和與袁忠徹扈從師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徹對如之比日中不至復問二人對如初帝命械二人

不驗將誅死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礮寇一騎直前卽以礮擊之一騎復前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擊諸將奮斫馬足寇少退俄疾風揚沙兩軍不相見寇始引去帝欲卽夜班師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術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將北征仲和時已老學士曹鼐問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率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柰何曰盍先治內曰命親王監國矣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及車駕北狩景帝遂卽位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 五  
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衛士請占仲和辭衛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鬪可速返返則方鬪不解或問何由知曰彼問時適見兩鵲鬪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類此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占禍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攜之行塞上石亨爲參將頗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

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石亨入督京營挾自隨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寅曰彼驕我盛戰必勝寇果敗去明年也先請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詐寅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寧不貽笑外蕃亨乃與于謙決計上皇果還景泰三年指揮盧忠告變事連南宮帝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外議洵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 七  
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誅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金卮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行乃授錦衣百戶留京師寅見石亨勢盛每因筮戒之亨不能用卒及於禍寅以筮游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年幾九十乃卒  
吳傑武進人弘治中以善醫徵至京師試禮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傑言於尚書曰諸醫被徵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

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卽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愈進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輒進一官積至太醫院使前後賜彪虎衣繡春刀及銀幣甚厚帝每行幸必以傑扈行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得疾至臨清急遣使召傑比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握兵居左右慮帝晏駕已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師甫還而帝崩彬伏誅中外晏然傑有力焉未幾致仕子希周進士戶科



給事中希曾舉人又有許紳者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於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絕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諡恭僖官其一子卹典有加明世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其士大夫以醫名者有王綸王肯堂綸字汝言慈谿人舉進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精於醫所在治疾

無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醫雜著行於世肯堂所著證治準繩爲醫家所宗行履詳父樵傳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爲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絕雲嗟歎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蘇曰此人毒氣內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效里人病嗽絕食五日衆投以補劑益甚雲曰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鍼之必暈絕逾時始蘇命四人分牽其髮使勿傾側乃鍼果暈絕家人皆哭雲言笑自如頃之氣漸蘇復加補始出鍼嘔積痰斗許病卽除有男子病後舌吐雲兄亦知醫謂雲



曰此病後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  
心火病在陰虛其穴在左股太陽是當以陽攻陰雲曰  
然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雲曰此知瀉而不知補也補  
數劑舌漸復故淮陽王病風三載請於朝召四方名醫  
治不效雲投以鍼不三日行步如故金華富家婦少寡  
得狂疾至裸形野立雲視曰是謂喪心吾鍼其心心正  
必知耻蔽之帳中慰以好言釋其愧可不發乃令工人  
堅持用涼水噴面鍼之果愈吳江婦臨產胎不下者三  
日呼號求死雲鍼刺其心鍼出兒應手下主人喜問故  
曰此抱心生也手鍼痛則舒取兒掌視之有鍼痕孝宗

聞雲名召至京命太醫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之所刺  
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卒於家子孫傳其術海內  
稱鍼法者曰歸安凌氏有李王者官六安衛千戶善鍼  
灸或病頭痛不可忍雖震雷不聞王診之曰此蟲啖腦  
也合殺蟲諸藥爲末吹鼻中蟲悉從眼耳口鼻出卽愈  
有跛人扶雙杖至王鍼之立去其杖兩京號神鍼李玉  
兼善方劑或病痿王察諸醫之方與治法合而不效疑  
之忽悟曰藥有新陳則效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  
劑能愈乃熬藥三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  
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二百計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或二物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藁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

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又吳縣張頤祁門汪機杞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謂本草出於神農朱氏譬之五經其後又復增補別錄譬之註疏惜硃墨錯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經爲經別錄爲緯著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

周述學字繼志山陰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尤邃於曆學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武進唐順之論曆



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又撰大統萬年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葬術五運六氣海道鍼經莫不各有成書凡一千餘卷統名曰神道大編嘉靖中錦衣陸炳訪士於經歷沈鍊鍊舉述學炳禮聘至京服其英偉薦之兵部尚書趙錦錦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應在乾艮艮爲遼東乾則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而果然錦將薦諸朝會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其必敗乃還里總督胡宗憲征倭招至幕中亦不

能薦以布衣終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卽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爲制長子宇初嗣建文時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卽位復之宇初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真人宇清入朝懇禮部尚書胡濙爲之請亦加號崇謙守靜再傳至曾孫元吉年幼敕其祖母護持而贈其



父留綱爲真人封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湊復爲請許之尋欲得大真人號湊爲請又許之天順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許度百五十人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改太元君爲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乃止初元吉已賜號沖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元同大真人母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號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兇頑至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

家三人者事聞憲宗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黃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尋釋爲庶人族人元慶嗣弘治中卒子彥頽嗣嘉靖二年進號大真人彥頽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貴爲雲南巡撫歐陽重所劾不問十六年禱雪內庭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金印敕稱卿不名彥頽入朝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常山知



縣吳襄等至下按臣治傳子永緒嘉靖末卒無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號改授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以其宗人國祥爲之萬曆五年馮保用事復國祥故封仍予金印國祥傳至應京崇禎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既至命賜宴禮臣言天順中制真人不與宴但賜筵席今應京奉有優旨請倣宴法王佛子例宴於靈濟宮以內官主席從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神封號中外一體尊奉禮官力駁其謬事得寢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

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云劉淵然者贛縣人幼爲祥符宮道士頗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至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至北京仁宗立賜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大真人七年乞歸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如生淵然有道術爲人清靜自守故爲累朝所禮其徒有邵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爲道籙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天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  
順三年將行慶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  
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遂爲制又  
有沈道寧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爲混元純一沖虛湛  
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佐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  
三品賜以法服時有浮屠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淨  
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以金印智  
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諸國永樂時又使  
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歷事  
六朝寵錫冠羣僧與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  
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由與先朝異矣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終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中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外戚

明太祖立國家法嚴史臣稱后妃居宮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謹度無敢恃寵以病民漢唐以來所不及而高文二后賢明抑遠外氏太祖訪得高后親族將授以官后謝曰國家爵祿宜與賢士大夫共之不當私妾家且援前世外戚驕佚致禍為辭帝善后言賜金帛而已定國之封文皇后謂非已志臨終猶勸帝毋驕畜外



家詒謀既遠宗社奠安而椒房貴戚亦藉以保福慶逮子孫所全不已多乎惟英宗時會昌侯孫繼宗以奪門功參議國是自茲以下其賢者類多謹身奉法謙謙有儒者風而一二怙恩負乘之徒所好不過田宅狗馬音樂所狎不過俳優伎妾非有軍國之權賓客朋黨之勢而在廷諸臣好為危言激論汰如壽寧兄弟庸駑如鄭國泰已逐影尋聲抨擊不遺餘力故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然而惠安新樂舉宗殉國嗚呼卓矣成祖后家詳中山王傳餘採其行事可紀者作外戚傳

陳百公

馬公

全示呂呂春本

張合騏子景景胡榮

林學士孫忠子繼宗

入寄墓錢二貴

姓之計杭八昱

夫人立玉太鎮子源等

刺公盛邵各喜

夏儒

陳萬言

方文銳

陳景行

李丸偉

王偉



鄭成憲

王昇

劉文炳 弟文耀等

張國紀

周奎

劉萬言

陳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媪爲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帝乃命中書省卽墓次立廟設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戶二百一十家世世復帝自製揚王行實論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畧曰王姓陳氏世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幸

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絕糧同行者聞山有死馬將共烹食之王疲極晝睡夢一白衣人來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勝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已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令來附者輒擲棄水中統領憐王藏之艤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復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從板隙受漿居數日事洩徬徨不自安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統領知王善巫術遂白而出



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魔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以升舟非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於斯也舉此推之則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臣濂旣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

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元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閭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蕘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獰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峩巍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州人元末殺人亡命定遠



與郭子興善以季女屬子興後歸太祖卽高皇后也公及妻鄭媪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媪爲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四年命禮部尚書陶凱卽宿州瑩次立廟帝自爲文以祭文曰朕惟古者創業之君必得賢后以爲內助共定大業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報其德惟外舅外姑實生賢女正位中宮朕旣追封外舅爲徐王外姑爲王夫人以王無繼嗣立廟京師歲時致祭然稽之古典於禮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遊故鄉故卽瑩所立廟俾有司春秋奉祀茲擇吉辰遣禮官奉

安神主於新廟靈其昭格尚鑒在茲二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無後以外親武忠武聚爲之置灑掃戶九十三家永樂七年北巡親謁祠下守塚武戡爲建陽衛鎮撫犯法責而宥之十五年帝復親祭以戡爲徐州衛指揮僉事

呂本壽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爲元帥府都事後歸太祖授中書省令史洪武五年歷官吏部尚書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臺言本奉職不謹郊壇牲角非繭粟功臣廟壞不修詔免官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祿與



權論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倣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燭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頓首受命尋復累遷太常司卿逾二年卒無子賜葬鍾山之陰

馬全洪武中爲光祿少卿其女乃惠帝后也燕兵陷都城全不知所終

張騏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世子爲太子進京衛指揮使尋卒仁宗卽位追封彭城伯諡恭靖後進侯二子景昇竝昭皇后兄也景從成祖起兵取大寧戰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已援薊州敗遼東軍還佐世子守北平永樂初累官錦衣衛指揮使景嘗有過成祖戒之曰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汝今富貴能不忘貧賤驕逸何自生若奢傲放縱陵虐下人必不爾恕慎之景頓首謝仁宗立擢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孫世襲洪熙改元命掌五軍右哨軍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景兄弟誠諭之凡朝政弗令預景兄弟素恭謹因訓飭益自斂正統三年卒長子輔病廢子瑾嗣以伯爵封輔



命未下而輔卒初景私蓄奄人瑾匿不舉事發下獄已獲釋瑾從弟玘天順中官錦衣衛副千戶飲千戶呂宏家醉抽刀刺宏死法當斬有司援議親末減詔不從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其後裔嗣封見世表昇字叔暉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戶歷官府軍衛指揮僉事永樂十二年從北征仁宗卽位拜後府都督同知宣德初進左都督掌左府事四年二月敕諭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師英宗立太

皇太后令勿預政大學士楊士奇稱昇賢宜加委任終不許正統五年兄景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一人封惠安伯子世襲明年卒子軾早亡孫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無子庶兄瓚嗣瓚卒子偉嗣弘治十二年充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臺出兵部推舉京營大將疏歷詢大學士劉健等僉稱偉才命提督神機營御書敕以賜正德元年令參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二月充總兵官偕都御史馬中錫督京兵討流賊劉六等朝議以偉擁兵自衛責其玩寇殃民召還御史吳堂復劾其罪兵部



請逮偉及中錫下獄論死遇赦獲釋停祿閒住十年請給祿詔給其半十五年復督神機營嘉靖初兼提督團營二年敘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卒贈太傅諡康靖子鏞嗣二十年言官劾勛戚權豪家置店房科私稅諸罪鏞亦預輸贖還爵二十七年掌後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慶四年僉書後府事萬曆三十七年卒子慶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禎元年七月命提督京營慶臻私請內閣於敕內增入兼管捕營捕營提督鄭其心訐慶臻侵職帝怒詰改敕故大學士劉鴻訓至遣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復起掌都督府十七

年賊陷都城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燔死南渡時贈太師惠安侯諡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嘉靖八年革外戚世爵惟彭城惠安獲存慶臻卒殉國難

胡榮濟寧人洪武中長女入宮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永樂十五年將冊其第三女爲皇太孫妃擢光祿寺卿子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專侍太孫不泄事後太孫踐阼妃爲皇后安亦屢進官宣德三年后廢胡氏遂不振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初以永城主簿督夫營天壽山陵有勞遷鴻臚寺序班選其女入皇



太孫宮宣宗卽位冊貴妃授忠中軍都督僉事三年皇后胡氏廢貴妃爲皇后封忠會昌伯嘗謁告歸里御製詩賜之命中官輔行比還帝后臨幸慰勞妻董夫人數召入宮賜賚弗絕正統中皇后爲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賜其家時王振專權祭酒李時勉荷校國學門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立言之帝時勉獲釋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景泰三年卒年八十五贈會昌侯諡康靖英宗復辟加贈太傅安國公改諡恭憲

成化十五年再贈太師左柱國子五人繼宗顯宗紹宗續宗純宗純宗官錦衣衛指揮僉事早卒繼宗字光輔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軍前衛指揮使改錦衣衛景泰初進都指揮僉事尋襲父爵天順改元以奪門功進侯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復自言臣與弟顯宗率子壻家奴四十三人預奪門功乞加恩命由是顯宗進都指揮同知子璉授錦衣衛指揮使壻指揮使武忠進都指揮僉事蒼頭輩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督五軍營戎務兼掌後軍都



督府事左右又有爲紹宗求官者帝召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爲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時請於太后數請始允且不憚者累日曰何功於國濫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實悔至今賢曰侯幸淳謹但後此不得爲故事耳帝曰然已錦衣遂杲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竝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懋等具服乃宥之典莊者悉逮問還其地於

官石亨之獲罪也繼宗爲顯宗武忠及子孫家人軍伴辭職帝止革家人軍伴之授職者七人餘不問五年曹欽平進太保尋以疾奏解兵柄辭太保不允憲宗嗣位命繼宗提督十二團營兼督五軍營知經筵事監修英宗實錄朝有大議必繼宗爲首再覈奪門功惟繼宗侯如故乞休優詔不許三年八月實錄成加大傅十年兵科給事中章鑑疏言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退以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蒞後府事知經筵預議大政復辭帝不許免其奏事承旨自景泰前戚臣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軌輩以營軍



奪門故使外戚親臣參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  
五贈鄴國公諡榮襄再傳至曾孫杲詳世表中  
吳安丹徒人父彥名有女入侍宣宗於東宮生景帝宣  
德三年冊爲賢妃彥名已卒授安錦衣衛百戶景帝嗣  
位尊妃爲皇太后安進本衛指揮使屢遷前府左都督  
弟信亦屢擢都督僉事景泰七年封安安平伯信早亡  
官其弟敬爲南京前軍左都督英宗復辟太后復稱賢  
妃降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敬及其羣從南京錦衣  
衛指揮僉事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林  
廣錦衣衛千戶誠俱革職原籍間住尋命安爲錦衣衛

指揮使子孫世襲

錢貴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從成祖起兵爲燕  
山護衛副千戶父通嗣職官至金吾右衛指揮使貴嗣  
祖職數從成祖宣宗北征屢遷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  
后將正位中宮擢貴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數欲封之后  
輒遜謝故后家獨不獲封貴卒長子欽爲錦衣衛指揮  
使與弟鍾俱歿於土木欽無子以鍾遺腹子雄爲後年  
幼以父錦衣故秩子優給天順改元累擢都督同知成  
化時后崩憲宗優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錢氏故后家又  
不獲封雄卒子承宗亦屢官錦衣衛都指揮使弘治二



年承宗祖母王氏援憲宗外家王氏例請封乃封承宗安昌伯世襲先是勛臣莊田租稅皆有司代收至是王氏乞自收始命願自收者聽而禁管莊者橫肆嘉靖四年承宗卒諡榮僖子維圻嗣尋卒承宗母請以庶長子維垣嗣詔授錦衣衛指揮使已又請嗣伯爵世宗以外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議八年十月上議曰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時都督張景封彭城伯弟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習至今有一門數貴者歲糜厚祿踰分非法臣等謹議魏定二公雖係戚里實佐命元勛彭城惠安二伯卽以恩澤封而軍功參半其餘外

戚恩封母得請襲有出特恩一時寵錫者量授指揮千百戶之職終其身制曰可命魏定彭城惠安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流汪泉世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家京師正統十年其子瑛有女將冊爲郕王妃授瑛爲中城兵馬司指揮食祿不視事妃正位中宮進泉都指揮同知府軍衛帶俸瑛錦衣衛指揮使尋並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錦衣千戶有差英宗復位泉仍居金吾舊職瑛錦衣舊職其四弟皆奪官還故里尋命瑛錦衣指揮僉事子孫世襲上杭昱女爲景帝妃生子見濟景泰三年帝欲廢英宗子



而立己子乃廢皇后汪氏冊妃爲后昱累官錦衣衛指揮使兄聚授錦衣千戶聚尋卒賜賻及祭葬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錦衣百戶英宗復辟盡奪景帝所授外親官尤惡杭氏昱已前卒敏削職還里

周能字廷舉昌平人女爲英宗妃生憲宗是爲孝肅皇太后英宗復位授能錦衣衛千戶賜賚甚渥能卒長子壽嗣職憲宗踐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贈能慶雲侯壽以太后弟頗恣橫時方禁勦戚請乞莊田壽獨旨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不得已與之嘗奉使道呂梁洪多挾商艘主事謝敬不可壽與鬪且劾之

敬坐落職十七年進侯子弟同日授錦衣官者七人能追贈太傅寧國公諡榮靖孝宗立壽加太保時壽所賜莊田甚多其在寶坻者已五百頃又欲得其餘七百餘頃詭言以私財相易部劾其貪求無厭執不許孝宗竟許之又與建昌侯張延齡爭田兩家奴相毆交章上聞又數撓鹽法侵公家利有司厭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長寧伯彧亦加太保兄弟並爲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也武宗立法傳奉官壽子姪八人在汰中壽上章乞留從之正德四年卒贈宣國公諡恭和子瑛嗣封殖過於父嘉靖中於河西務設肆邀商貨虐市民虧國課爲巡



按御史所劾停祿三月而瑛怙惡如故又爲主事翁萬達所劾詔革其廕肆下家人於法司時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或太后仲弟也成化時累官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長寧伯世襲弘治中外戚經營私利或與壽寧侯張鶴齡至聚衆相鬪都下震駭九年九月尚書屠浦偕九卿上言憲宗皇帝詔勛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

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邇者長寧伯周或壽寧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榜例裁定勲戚家人不得濫收科道亦以爲言帝嘉納之十八年進太保或求爲侯吏部言封爵出自朝廷無請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或子塘等六人爲錦衣官或尋卒傳子塘孫大經及曾孫世臣降授錦衣衛



指揮同知先是孝肅有弟吉祥兒時出游去爲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肅亦若忘之一夕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旦遣小黃門以夢中言物色得之報國寺伽藍殿中召入見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賜遣還憲宗立爲建大慈仁寺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周氏衰落而慈仁寺莊田久猶存

王鎮字克安上元人憲宗純皇后父也成化初授金吾左衛指揮使未幾后將正位中宮拜中軍都督同知四年進右都督鎮爲人厚重清謹雖榮寵不改其素有長者稱十年六月卒弘治五年追封阜國公諡康穆子三

人源清濬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錦衣衛都指揮使外戚例有賜田源家奴怙勢多侵靜海縣民業十六年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橫今戶部郎中張禎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額外悉還民并治喬罪帝不悅切責之後詔禁外戚侵民產源悉歸所占於民人多其能改過十八年擢中軍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六年進侯十六年加



太保武宗登極進太傅增祿至七百石嘉靖三年卒贈太師諡榮靖清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千戶累官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嘉靖十三年卒濬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百戶兄清每遷職輒以濬代歷官中軍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踰月卒贈侯濬兄弟三人並貴顯皆謙慎守禮在戚里中以賢稱源子橋濬子桓皆嗣伯嘉靖中并清子極皆以例降革

萬貴憲宗萬貴妃父也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貴頗謹飭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矣時貴妃方擅寵貴子喜爲指揮使與弟通達等並驕橫貴每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爲迂成化十年卒賻贈祭葬有加十四年進喜都指揮同知通指揮使達指揮僉事通少貧賤業賈既驟貴益貪黷無厭造奇巧邀利中官韋興梁芳等復爲左右每進一物輒出內庫償輦金錢絡繹不絕通妻王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通爲同宗婢僕朝夕至王所謁起居妖人李孜省輩皆緣喜進朝野苦之通死帝眷萬氏不已遷喜都督同知達指揮同知通庶



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憲宗崩言官劾其罪狀  
孝宗乃奪喜等官而盡追封誥及內帑賜物如貴言之  
邵喜昌化人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  
伯明年卒子蕙嗣嘉靖六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初太后  
入宮時父林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無後及  
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姪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  
嫡派不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大學士張璁等言邵  
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時帝必欲爲喜  
立後乃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明年明倫大典成  
命武定侯郭勛頒賜戚畹弗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勳

怒錄邵氏爭襲章奏許杰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會給  
事中陸粲論大學士桂萼受杰賂使奴隸冒封爵帝怒  
下粲獄而盡革外戚封杰亦奪襲

張巒敬皇后父也弘治四年封壽寧伯立皇太子進爲  
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十六年其弟延齡亦由建  
昌伯進爵侯巒起諸生雖貴盛能敬禮士大夫鶴齡兄  
弟並驕肆縱家奴奪民田廬篡獄囚數犯法帝遣侍郎  
屠勲太監蕭敬按得實坐奴如律敬復命皇后怒帝亦  
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賜之金給事中吳世忠主  
事李夢陽皆以劾延齡幾得罪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



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鶴齡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得聞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正德中鶴齡進太傅世宗入繼鶴齡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時敬皇后已改稱皇伯母昭聖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其母蔣太后故銜張氏嘉靖十二年延齡有罪下獄坐死并革鶴齡爵謫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太后爲請不得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爲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

天文生董景子至謀許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乃撫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婢及僧事并發覺刑部治延齡謀不軌無驗而違制殺人皆實遂論死繫獄四年獄囚劉東山發延齡手書訕上東山得免戍又陰搆奸人劉琦誣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人明年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瘐死期雲鶴亦坐誣謫戍又明年東山以射父亡命爲



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告延齡并構讓及遂安伯陳鏞等數十人冀以悅上意而脫已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王佐典其獄鈎得東山情奏之乃械死東山赦讓鏞等而延齡長繫如故太后崩之五年延齡斬西市下既將數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以后父封慶陽伯爲人長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既貴服食如布衣時見者不

知爲外戚也十年以壽終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罷襲

陳萬言肅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諸生嘉靖元年授鴻臚卿改都督同知賜第黃華坊明年詔復營第於西安門外費帑金數十萬工部尚書趙璜以西安門近大內治第毋過高帝怒逮營繕郎翟璘下獄言官余瓚等諫不省尋封萬言泰和伯子紹祖授尚寶司丞又明年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爲莊田詔戶部勘閒地給之給事中張漢卿言萬言拔跡儒素聯婚天室當躬自檢飭爲戚里倡而僭冒陳乞違越法度去歲深冬沍雪急起大第徒役疲勞怨咨載道方今災沴相繼江淮餓死



之人掘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不動念益請莊田小民一廛一畝終歲力作猶不足於食若又割而畀之貴戚欲無流亡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義杜漸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祿帝竟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復言不宜奪民地弗聽七年皇后崩萬言亦絀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方銳世宗孝烈皇后父也應天人后初爲九嬪銳授錦衣正千戶嘉靖十三年張后廢后由妃冊爲皇后遷銳都指揮使扈蹕南巡道拜左都督旣封安平伯尋進封侯卒子承裕嗣隆慶元年用主事郭諫臣言罷襲

陳景行穆宗繼后陳皇后父也先世建昌人高祖政以軍功世襲百戶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景行故將門獨嗜學弱冠試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選其女爲妃授景行錦衣千戶隆慶元年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冊封諸典禮必齋戒將事家居誠諸子以退讓萬曆中卒太后帝及中宮潞王公主賻贈優厚人皆榮之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錦衣昌言先景行卒其子承恩引李文全例請襲祖封帝曰承恩孫文全子也不可比以都督同知授之

李偉字世奇灤縣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見時嬉里



中有羽士過之驚語人曰此兒骨相當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旌幢鼓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攜家入京師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慶改元立皇太子授偉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進武清侯太后能約束其家偉嘗有過太后召入宮切責之不以父故亂祖宗法以是偉益小心畏慎有賢聲萬曆十一年卒贈安國公諡莊簡子文全嗣侯卒子銘誠嗣天啟末銘誠頌魏忠賢功德建祠名鴻勛莊烈帝定逆案銘誠幸獲免久之大學士薛國觀請勒勛戚助軍餉時銘誠已卒子國瑞當嗣爵其庶兄國臣與爭產

言父遺貲四十萬願輸以佐軍興帝初不允至是詔借餉如國臣言國瑞不能應帝怒奪國瑞爵遂悸死有司復繫其家人國瑞女字嘉定伯周奎孫奎請於莊烈后后曰但迎女秋毫無所取可也諸戚畹人人自危會皇五子疾亟李太后憑而言帝懼悉還李氏產復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殤或云中人搆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未幾國觀遂以事誅

王偉神宗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授都督尋封永年伯帝欲加恩偉子棟及其弟俊閣臣請俱授錦衣正千戶帝曰正德時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指揮使世襲今何



薄也大學士張居正等言正德時例世宗悉已釐革請授棟錦衣衛指揮僉事俊千戶如前議帝意未慊居正固奏乃止偉卒傳子棟及曾孫明輔襲伯如制不平鄭成憲神宗鄭貴妃父也貴妃有寵鄭氏父子宗族並驕恣帝悉不問成憲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國泰請襲帝命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臯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不報是時廷臣疑貴妃謀奪嫡羣以爲言國泰不自安上疏請立太子其從子承恩亦言儲位不宜久虛大學士沈一貫左右於帝弗聽詔奪國泰俸而斥承恩爲民然言者終

不息萬曆二十六年承恩復上疏劾給事中戴士衡知縣樊玉衡妄造憂危竝議離間骨肉污蠛皇貴妃帝怒憂危竝議者不知誰所作中言侍郎呂坤構通宮掖將與國泰等擁戴福王而士衡前嘗論坤與承恩相結玉衡方抗言貴妃沮立太子疏並留中故承恩指兩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忿鄭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被禽言者皆言國泰謀刺皇太子主事王之寀鞫差差指貴妃宮監主事陸大受給事中何士晉遂直攻國泰帝以貴妃故不欲竟事詳之寀等傳國泰官左都督病死子養性襲職天啟初



光祿少卿高攀龍御史陳必謙追論其罪且言養性結白蓮賊將爲亂詔勒養性出京師隨便居住魏忠賢用事宥還于主事王之象譚善美許貴欽宮監主事劉大玉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弟也父鉞天啟元年封昇新城伯尋以皇子生進侯卒子國興嗣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被殺言貴欽欽之太子也並留中丞恩許兩人帝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祖應元娶徐氏生女入宮卽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應元早卒帝卽位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卽文炳父也崇禎八年卒文炳嗣是年文炳大母徐年七十賜寶鈔白金文綺帝謂內侍曰太夫

人年老猶聰明善飯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稱壽也因愴然泣下九年進文炳爲新樂侯其祖父世贈爵如之十三年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懌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同武英殿中書至文炳第敕徐口授繪像以進左右咸驚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鹵簿帝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贈應元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文炳晉少傅叔繼祖弟文耀文照俱晉爵有差文炳母杜氏賢每謂文炳等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帝遣文炳視鳳陽祖陵密諭有大事上聞文炳歸奏史可法張國維



忠正有方畧宜久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文炳  
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大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  
駙馬都尉鞏永固善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文炳與  
尼麓等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  
將犯京師文炳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永固曰國事至  
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永  
固等問國事二人請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國帝是  
之以內帑之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勛  
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永定門永固  
守崇文門文炳以繼祖文耀皆守城故未有職事十六

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踉蹌至謂文炳曰城將陷  
君宜自爲計文炳母杜氏聞之卽命侍婢簡筭縵於樓  
上作七八纒命家僮積薪樓下隨遣老僕鄭平迎李氏  
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  
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湛然家十八日帝遣  
內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  
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旣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  
復何憾文炳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  
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奏曰  
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



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誓效死出  
馳至崇文門須臾賊大至永固射賊文炳助之殺數十  
人各馳歸第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  
矣文照盥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照及二女從之  
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各  
縊死文照入纆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  
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  
入後園適湛然尼麓至曰鞏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  
炳曰諾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已  
憤冠之遂投井死繼祖歸亦投井死繼祖妻左氏見大

宅火亟登樓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耀見外城  
破突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文耀未  
死以君與母在今至此何生爲遂覓文炳死所大書版  
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  
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是時惠安伯張慶臻集妻子同  
焚死新城侯王國典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闖  
門赴井死與永固射賊楊光陞者駙馬都尉子也被甲  
馳突左右射與永固相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而  
湛然以匿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福王  
時諡文炳忠壯文耀忠果



張國紀祥符人熹宗張皇后父也天啟初封太康伯魏忠賢與客氏忌皇后因謀陷國紀使其黨劉志選梁夢環先後劾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忠賢將從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學士李國楫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國紀始放歸故郡忠賢猶欲掎之莊烈帝立乃得免崇禎末以輸餉進爵爲侯旋死於賊同周奎蘇州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禎三年封嘉定伯賜第於蘇州之葑門帝嘗諭奎及田貴妃父弘遇袁貴妃父祐宜恪遵法度爲諸戚臣先祐頗謹慎惟弘遇驕縱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師帝遣內侍徐

高密諭奎倡勸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人以是笑奎之愚云



明史卷三百

...

...

...

...

...

...

叔留京調封其家封金煖萬指人以景矣奎之愚云

此國事夫矣奎不封曰奏財萬金且了皇司為世及自

高密倫奎卧頓淑禪離奎聖撫無自高貴並曰司父朕



